

## 视角

## 铁门上的礼物

□ 夏良坤

这趟回来得突然。推开那扇生着暗红锈迹的铁门时，铰链发出一声极悠长的“吱呀”，像是把满院的寂静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。院子还是从前的格局，只是新铺的水泥地，粘着斑驳的鸟糞，泛着冷清清的白光。墙角的那株猕猴桃，还是前几年老屋翻建时栽下的，倒还活着，疏疏地挂着几片泛黄的叶，在这满眼的“陌生”里，怯怯地守着一旧日的颜色。

我的目光，却一下子被别的东西捉住了。

那是围栏的铁枝上，疏疏地挂着一串东西。凑近了看，是三两只棱角分明的粽子，用细细的麻线系着；旁边是一封方方正正的糕饼，粉红的招纸上印着模糊的“福”字；再过去，竟还有一把用红纸圈扎好的长寿面，那红已经有些褪色了，却依旧透着喜气。它们就那样静静地悬着，像一串沉默的、朴拙的风铃，只是从不作响。我伸出手，指尖触到那微湿的红色薄塑料

袋，心里蓦地一动，仿佛触到的不是农家办喜事赠送的礼物，而是这山村依然温热的脉搏。

多少年了？自从我进城工作、随后父母离世，这老屋便成了地图上一个沉寂的坐标。铁门常年锁着，锁孔怕都已锈蚀得打不开了。我总以为，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、人人匆匆向前的时代，一个长年空置的院落，大约很快就会被乡邻的记忆归档、存放到“过去”那一栏里，渐渐蒙尘，被淡忘。谁能想到，竟还有人记得它，记得这屋里曾经的主人，并且以这样一种古老而郑重的方式，将我依旧认作是这村庄的一部分。

我解下一只粽子，托在手里。沉甸甸的，带着山林里植物特有的清润气息。这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村子还不是这般静。那时，谁家办事，都是真正的“全村的事”。炮仗声能从村头响到村尾，空气里终日浮着屠猪宰羊的腥热气、蒸糕焖饭的甜香气。我们

这些孩子，总会挤在新屋落成上梁的现场，仰着脖子争抢从屋顶抛下的“上梁馒头”，白花花的馒头混着笑声，滚得满地都是……

如今，盛大的宴席也简化了许多。年轻的面孔像秋天的叶子，一片片被山外的风卷走，散落到各个看不见的角落。村庄便显出一种老人般的静默与迟缓来。可有些东西，竟还在——孩子高考入学要办酒，新楼落成上梁要分礼，老人古稀做寿要请客，这些习俗，像被时光牢牢攥住的线头，从未松脱。而且，他们分赠礼物时，早已从以前的按房族分发，扩大到了全村庄范围，依旧仔仔细细地，将一份礼物穿过铁门的缝隙，为这空屋的主人留下。

这已不仅仅是一份食物了。这是凭证，是依然生效的、关于“自己人”的无声认证。它告诉你，无论你走得多远，离开了多久，你的根还盘在这里的泥土下。它也是一种温柔的体恤，仿佛再说：知道你们难得回来，但该有的

一份，总替你们留着。

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迟归的游子，在家人早已为你温着饭菜的桌前，感到一阵羞愧和温暖。罢了，就让这些礼物在那儿挂着吧。在风里微微地晃，在雨里静静地湿，在日光下慢慢地收干它们的香气。它们的存在，比一个常锁的院落，更像一个家。

我知道，明天，或者后天，又或许在某个我全然不知的良辰吉日，那铁门上，一定会又悄悄地多出一两样喜庆的东西来。它们会等着，像一个亘古的约定。到那时，路过的亲属看见这无人的院落门前悬挂的礼物，大概会细心收存吧。然后，他们也许会猜到，这屋子的主人，是被这山、这村、这人，用怎样一种朴素而固执的方式，深深地、绵绵地惦念着的。

而那把锁，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锁上过什么。它锁住的只是一扇门，却从未锁住那些从门缝里轻轻塞进来的、带着体温的良善与惦念。

## 闲话

## 五分钟“文学早餐”

□ 徐军

那天早上，我是6点30分左右到单位餐厅用餐的。上班期间，我几乎每天都是这样。起早，已成了习惯。餐厅里已有不少同事在用餐。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盛华玲老师是和我差不多时间到食堂窗口的。我点了番薯粥、肉包和小菜，老三样。盛老师点了面条。点餐时，盛老师问起自费出书的事。

前一天中午几位同事在操场上散步时，我鼓励她出本书。盛老师说自己这段时间没写什么文章。我跟她讲，你分享在微信朋友圈的那些有关教育细节的文字，其实挺好的。盛老师说，如果整理一下，这些年光这些文字可能就超过20万字了。

盛老师不光自己喜欢码字，在指导学生写作上也很投入。她任教的班级有份刊物《香樟树下》，已坚持编了好多年。有几位入班时只能写几句话的学生，在她的鼓励下，后来竟能洋洋洒洒地写出七八百字的文章来，而且情真意切，很值得一读。

用餐时，我坐在邬红星老师的边上。阿邬（我对邬老师的称呼）是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，来自重庆，我和他是差不多时间进单位的，30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了。我们经常在一起聊一些国家大事，以及家长里短、民生百态。

阿邬直率地跟我讲，他这段时间看了我送给他的散文集《富春山水暖》和《沿着北渠奔跑》两本书，总体感觉是不够感人，写得还不够好。

阿邬鼓励我继续努力，写出能真正反映时代特点、老百姓生存状态的作品来。他说他这段时间在了解麦家的情况。前段时间我请阿邬帮忙写几本麦家研究会的会员证书，他因此开始关注麦家。他说麦家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，在那个特殊年代人心是很复杂的，麦家把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表现出来了。

阿邬让我多写写农村的事，把村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和生存状态写出来。他跟我谈起路遥。他说路遥是读过大学的，后来又回到农村。我一时接不上话。我只知道路遥家境贫寒，连上北京领取茅盾文学奖的路费等都是问他弟弟借的。我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，路遥确实是上过大学的，1973年被推荐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。

阿邬和我讲路遥，可能是希望我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。他说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各种画展了，想想就知道了，那些画看上去很大气，但缺少精气神。画家的画，主旨是第一要紧的，形式的东西，是可以反复练习达成的，而主旨是灵魂，像吴冠中的农民画，就了不起。

我跟阿邬讲，我近段时间在看作家黄灯的一些作品，《大地上的亲人》《我的二本学生》《去家访》，建议他也去看看，可能是他喜欢的文学类型。我有段时间，也想像黄灯一样，把我们家族的故事理一理。现在生活条件虽然比以前好多了，但问题好像也更多了。生病、负债、不婚、被骗、潦倒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些家族问题，也是社会问题。但我又不敢像黄灯那样真名真姓地书写，也缺乏像黄灯那样的文笔和思维。至于以小说的形式来表现，更是我不擅长的。

我用早餐一般是5分钟的时间。吃完早餐，我和阿邬一起走出餐厅。

## 日常

## 姑婆发的朋友圈像诗

□ 孙婕妤

不该对那么小的事情还有印象：村里的大鹅和我差不多高，追我轻而易举。视线是上下晃动的屏幕，除了路，还有两只手。终于跑到溪边，苇草高高地挡着去路，我惊恐地回头，大鹅扑飞到我脸上。

我大哭，有人抓住鹅的脖子，一胳膊将它甩飞。是黑发郁郁葱葱的姑婆。

从旧梦中惊醒，姑婆在我旁边困觉。她呼吸深深，手边的平板电脑还未熄光。姑婆来省城十多年了，学会玩平板、烫卷发，还学会了发朋友圈。

姑婆小学毕业，认得的那些字，在柴米油盐中渐渐模糊。直到跟着女儿进城，重新擦拭记忆中的灰尘，汉字一点点清晰，她才发现，原来学到的东西是刻在石头上的，不会轻易抹除。她发的朋友圈，像诗：

春天真美！我漫步在运河边，红：黄：绿，看得眼花缭乱，那些花苞。

用错的标点，仿佛栅栏，将她眼中的花，分门别类地收藏。表姨赞扬她：老妈，变诗人了。

我也觉得姑婆是诗人，她的文字充斥着蓬勃的生机。她形容泳池是“游不动的美景”。感叹“又迎来了大雪，春天啊”，再一年春天写“年年看花，变花痴”。

姑婆前半生住在村庄，苇草像高墙一样并立。她目光所及之处，永远是种在田里的庄稼、绕村而过的溪水、无穷无尽的远山。她养过一只黑色小狗，吐红色的舌头，忙前忙后地奔跑。姑婆拍它脑袋，喊它“别闹”时，橘色的袖筒擦过小狗油光水滑的皮毛，仿佛晚霞与夜幕的短暂交错。这一幕若是诗人看到了，恐怕要吟咏。姑婆若是记得课本里的一星半点儿，她也会把

小狗变成诗。

但她暂时忘记了……

我曾无数次怀疑，重新学习认字，于她而言是痛苦的。就像是大城市的光怪陆离逼她不得不眯着眼睛费劲看，她被迫在复杂的交通出行和悬浮的网络交流中，当回那个坐在板凳前、摇头晃脑的小学生。

我太好奇她的生活。在她发的图片和文字下，我活跃得像小狗。姑婆回复我：来玩啊，姑婆给你烧红烧肉。我背着小包去了，和姑婆一起躺在空调呵护的大床上。

她让我玩她的平板——小时候，她让我玩她养的小狗，用她埋好碳的火爐，吃她觉得炒得最香的瓜子。

我输了一场游戏，害得她积分下滑，她接过平板电脑，向同队的游戏搭子道歉：刚刚是我外甥女玩的……“甥”字她打了半天，电子白光映在她脸上，仿佛为她抹了一层滤镜。姑婆笑盈盈的，没有丝毫不耐烦。对面是与她同龄的新朋友，打字速度快一些。姑婆回复一个俏皮的表情，兴致勃勃地投入下一场游戏。

她很从容，也很急切。从容地游走在高楼间，急切地表达她对人间喜爱。

年底回乡，苇草的白絮开始飘荡，姑婆有很多紧急的任务，她要挑选一头年猪，找人做冻米糖和油撒子，养一盆玫红色的兰花。她发了新的朋友圈：自己喜欢花，取名叫祖花。

姑婆的名字就是何祖花，她把兰花比作她。

微信里，姑婆问我怎么还不回去玩，我仿佛看到她的目光透过高高的苇草丛、连绵的群山，落到一颗晶莹剔透的心上。



对话 陈家农 摄

## 人间

## 一窗暖阳

□ 厉勇

在阴冷的冬天，一窗暖阳简直是上天莫大的恩赐。阳光像母亲温暖的手，温柔地轻轻地照在脸上，身体被仁慈的阳光包裹着、抚摸着、温暖着。坐在南窗或西窗前，喝一口热乎乎的茶，随手翻看那本闲书。冬日里的温暖，在一窗暖阳里蔓延，岁月静好的幸福感就这样降临。

以前租房子住的时候，我租的都是朝南的房间，只为了在逼仄的空间里拥有那一窗暖阳。只要看见阳光暖暖地照过来，明亮的光线铺满窗户，心情也会马上明媚起来。

三年前，我用自己这半生的积蓄，在这座城市买了一套小小的房子。朝南的房子超出了我的预算，我不想下半生被房贷压着。于是，买了朝北的西边套。元旦搬进去，整理好一切后，我就发现门口走廊边的窗户被塞满了

阳光。似乎阳光里有无数会跳舞的精灵，有无数会变魔术的魔术师，把这扇窗变得如此不同。

我心里突然有了个占有这一窗暖阳的想法。

对面朝南的房间肯定不会和我抢这里的阳光。左边邻居毕竟离西窗有一段距离——而且我知道，那房子里住的是租客。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占据天时地利。于是，我马上在微信里问了物业：是否可以在外面帮我装个晾衣杆？物业回：物业没有师傅会装，你可以自己找师傅装，只要不把水滴下去。我回：现在都洗衣机甩干的，哪有什么水滴。再说，我主要是为了晒被子。

于是，我去小区外面找了卖铝合金窗户的店，他们确实会装。谈好了价格，第二天装晾衣杆的师傅就来了。装

之前，师傅去掉了窗户上的限位锁。装好后，我让他别把限位锁装回去——方便我往外面晾晒衣物。我和母亲一样，都觉得阴干的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，冷飕飕的。只有被阳光晒干的衣物，不仅留着阳光的香味，还透着干爽和温暖。母亲知道我，所以每次我回老家过春节，她都会把被子在阳台上晒得暖洋洋的。我盖在身上，被子里还残留着阳光的温暖和香味。

没有南窗，我就利用西边套的优势拥有了西窗。东边套只拥有早上软塌塌的阳光，哪里西边套的日照时间长呢。吃完中饭，我就把被子晒出去。西窗已经被阳光暖暖地晒着。放眼整个走廊，都是阴森森的，只有我这里的西窗，阳光铺满整个窗户。阳光最强烈的时候，我小屋的门口也阳光满地。冬日暖阳，多么宝贵，多么温暖

呀。

它不像夏日毒辣猛烈的阳光，它的力道刚刚好，却又很贴心地把自己每一缕每一丝的温暖、生机、光芒，毫无保留地刻进树的每一寸皮肤里，慷慨肆意地储存进衣服的肌理里，温柔明亮地唤醒我的身体和眼睛。阳光一层一层地铺在我的脸上，聚拢在我身上。阳光的温暖在我身上流淌，我的眼睛于是也温柔地看着下面的树、前方的楼、远处的人。

到了下午四点多，夕阳西下，直到西窗最后一缕温暖的光线也变得纤弱，我才心满意足地走进家里。我的身体里已经储存了阳光的温暖，我的眼睛里已经拥有了阳光的明亮。

一窗暖阳留在了我心里，我因此能够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，也能够从容地看花开花落、云卷云舒。